

紫藤花下的渔歌

江觉迟

小时候的乡下，每个村庄都有池塘，每口池塘边都有“水跳子”（架于水面之上的一块木板，人站在上面洗衣洗菜）。我的童年时代，水跳子算是村里女人们的活动中心。清晨，每家女人拎上大箩筐的衣裳到池塘边清洗。但水跳子只有一个，女人们就在塘埂上排起长长的队伍。她们幼小的孩子常会带在身边，在塘埂上跑来跑去。村里有位爱唱歌的四奶奶，不但自己喜欢唱歌，还有心教给一旁玩耍的孩子。她为此想出办法。每天清晨，她会提着衣裳早早来到塘边，但她不会先洗，而是把水跳子让给后到的女人们。村里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水跳子，四奶奶一个一个地让位，女

紫藤花开得兴旺，鱼打出的籽就像紫藤花那么多，来年将是一个丰足之年。白鹭是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捕鱼的鸟，这里喻人，捕到了整筐的鱼虾，送给娘家人分享。这首渔歌唱出了河边打鱼人的心声与希望。对于童年时期经常挨饿的我们，它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充满希望的精神盛宴。我，爱霞，以及那些宗亲的小孩，就是从那时起爱上了渔歌。

渔歌几乎渗入我们整个童年时期。我家有个亲戚住在嬉子湖镇珠檀村陆罗庄，是位老渔民，善于打大网。他们生产队的大网船一到我们队的河边打鱼，我们队的社员就会拿着箩筐去买鱼，二毛钱就能买到一箩筐

了道五什么捕鱼的秘诀了，为啥他那么会捕鱼呢？再后来，等我们学会了更多渔歌，就发现，四奶奶的渔歌里果然道出了捕鱼的种种秘诀，其实也就是捕鱼经验。从《捡干》这首长歌中的几句歌词，便能明白其中的一些“秘诀”：

滩上大风五六级，捡的大鱼压屋脊，
滩上河水尺把深，鳊鱼鲤鱼撮箩筛。
鲢子鳊子跟水跑，白条参子捡不了。
撮箩压到鲤鱼几（嘴），车见子鲫

鱼和鳊鳊。
乌鱼昂着头来游，游来游去落泥头，
鲤鱼折着背儿跳，早晚都得进鱼罩。

生活贫困，物质匮乏，贫苦渔民

清丝丝的长衫清丝丝的发，清丝丝的长衫衬黑发。

白净净的书生白净净的郎，白净净的郎坐船头上。

手里的花扇一十八道折，腰间的绸带一十八道长。

要说郎君多俊美，河里的花鳊比不上他。

白花花的浪头清丝丝的郎，郎要行船却远方。

念那和悦州上饭，念那贵池港上粮。

念那芜湖的花色，念那江上浪淘沙。

这里的“清丝黑发”代表着男人很年轻。有才貌的年轻男子，趁着青春年华出门闯荡。他也是刚刚出行，手里的花扇和腰间的绸带，都显得他满腔豪情，意气奋发，对前程充满自信和美好的想象。一句“念那和悦州上饭，念那贵池港上粮。念那芜湖的花色，念那江上浪淘沙”道尽他所向往的世外桃源。这是七八十年前的河流，七八十年前的码头，七八十年前的帆船。

到我们小的时候，河上已无白帆，水面上跑的是挂着柴油机的机帆船。我们经常站在岸边眺望河道上来来往往的船只，心中对外界一无所知。后来，从渔歌中我们才懵然获知，处在我们面前的大河下游，有长河、长江，有繁忙热闹的集市。也是通过渔歌和渔民之口，我们才知道面前的大河、是通往外界的水路，就像强壮的母亲，千系发达，吞吐巨大。

时光荏苒，四奶奶、四爷爷均已作古。2018年，围绕我们村四周的白兔湖、松山湖、嬉子湖等水域全面禁捕，渔民上岸了。似乎，渔歌已成过去，我也完全不想它了。

2019年春，我遇到桐城文化馆郭骊馆长，谈起收集渔歌一事，又挑起了我的童年回忆、我的渔歌情怀。之后，在郭馆长的积极相约中，我欣然加入桐城市文化馆渔歌抢救性记录工作小分队，从此踏上繁琐且美妙的渔歌探寻之旅。说繁琐，主要是前期收集我们遇到的各种曲折艰难。但最终通过种种努力，我们收集挖掘了一百多首渔歌。所以，当渔歌再次唱响渔村河岸的时候，那种从内心深处涌现的美妙，让我们又感觉无比欣慰。



2020年1月，桐城文化馆组织人员在嬉子湖镇采访老渔民张启付。（桐城文化馆供图）

人们自是喜欢，赞扬四奶奶觉悟高。四奶奶则有自己的打算——在让位的过程中，时间也就腾出来了，她就教孩子们唱歌，这其中就有我和她的孙女爱霞，以及其他一些宗亲的小孩。

四奶奶教的歌内容丰富——插秧歌，割草歌，节气歌，婚嫁歌，什么都有。当然，因为我们村坐落大河边，渔歌则是四奶奶的主打歌。

我能记得的渔歌，是从三月紫藤花盛放之时开始的。当时的场景我印象深刻——水跳子旁边的塘埂上开满了紫藤花，四奶奶穿的一件蓝布大襟衣衫，坐在紫藤花下，清腔幽幽地唱渔歌，歌词既应景也“丰足”：

紫藤花开三月三，鱼儿打籽满河床。
鲤鱼打籽清又亮，针鱼打籽细又长。
乌鱼打籽一串串，好比串串紫藤花。
紫藤花串串，开在三月三。
乌鱼籽串串，落在（水）草中央。
草中央，两只白鹭回娘家。
左手一筐鱼，右手一筐虾。
乐的嘎（外）公哈哈笑，
乐的嘎（外）婆笑哈哈。

杂鱼，社员们买鱼回家并不是为了尝鲜，几乎是当饭吃的。四奶奶也会去河边，但她多半不会买鱼，只等大网收完后，她跟在网脚下面捡小鱼小虾。那时她家条件好，所以她不要鱼让渔民不理解。但她一边捡鱼一边唱出各种渔歌，总能把渔民逗得乐呵呵直笑——她总是可以“见缝插针”，利用一切时间把渔歌多多唱响，她的这个心思，只有随在她身边的孩子们知道。我们对此心照不宣。她在捡鱼的过程中，教会我们很多渔歌，其中有一首便是《打渔歌》：

白浪花扑河滩，渔船划在水中央，
打网的哥哥船头站，一边抛网一边唱。
唱得河水哗啦啦，唱得鱼儿撞上网。
唱得小姑娘河边望，手里拎着竹箩筐，
一曲小调接（唱）过去，大鱼小鱼压船舱。

哥哥么时（何时）回岸上？小姑娘等的心发慌。

小姑娘别心慌，
买鱼随便恩（你）来敢（挑），
敢的大鱼哥收钱，敢的小鱼哥送上。

四奶奶家有个孙子，叫道五。是个捕鱼能手。从池塘水库到大江大河，没有他捕不到的鱼，往往在同一水域，别人捕不到，他却能捕到，别人若捕得到，他肯定比别人捕得多。那时我总怀疑，是不是四奶奶的渔歌给

冬季捕鱼，由于买不起皮靴皮裤，只能赤脚下水捕鱼，谓之“捡干”。它是冬季嬉子湖沿岸打鱼人最为辛酸甚至悲壮的一种捕鱼方式。有首“捡干”渔歌，每句歌词道出的都是捡干的捕鱼经验：河滩上必须要刮五六级大风，捕鱼人才会下河捡鱼。捡鱼时更要技巧，像鲢鱼鳊子，它们喜欢迅速地追着流水跑，很难抓到，所以就不要因为抓这些跑得极快的鱼而浪费时间，不如老老实实抓些跑得不快的鱼，比如鲤鱼、乌鱼等。但抓这些鱼也需要经验，你看那个在泥水上摆来摆去的，肯定是乌鱼；那扑着背跳动的，就是鲤鱼。四奶奶的孙子道五，就是从这样的渔歌中懂得了鱼的这些习性，找到了捕鱼的秘诀，所以捕鱼才会比别人多。

四奶奶的男人，我们喊四爷爷，解放前在池州和铜陵大通镇做过木匠。他虽然身为木匠，但毕竟是跑码头的人，在村里很有头面。据村人说，四爷爷坐船下江时，都是一身青衫长袍，腰间系着一条又宽又白的绸布腰带。确实，解放前桐城沿河岸的居民到池州、大通、芜湖等地，基本都是走水路，坐船直入菜子湖，过长河，经上枞阳，到下枞阳，再入长江。船歌便也应运而生。下面这首船歌《跑码头》，对当时走水路出门闯荡的人也是最为形象的表述了。

白花花的浪头白花花的帆，白花花的浪头扑船舱。



江觉迟，桐城市人，省级非遗“裁襟游子”传承人，著有作品《酥油》《最后一个女权王朝》《邦金梅朵》《雪莲花》《桐城渔歌记忆》等。

